

# 永不熄灭的延安火炬

周艳

## 抗战文艺作品巡礼

艺术对历史的书写，往往能精准捕捉时代脉搏。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当晚，延安军民举行了盛大的火炬游行。诗人艾青在《人民的狂欢节》中激情洋溢地写道：“迎接欢乐，款待欢乐，欢乐是今天夜晚最高贵的客人。”这个夜晚，延安成了欢乐的海洋。

1959年，新中国成立10周年、中国革命博物馆落成时，27岁的蔡亮应邀担纲主题为“延安军民欢庆抗日战争胜利”的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由此诞生了红色经典油画《延安火炬》(见右图)。作者将画面定格于胜利消息传来的欢乐夜晚，深情描述延安的漫山星火，通过火炬的光流、锣鼓喇叭的声浪、人群的动态，把原本分散的欢庆元素汇聚在一起，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中国人民14年浴血奋战后终于迎来胜利的狂喜，将抗战胜利转化为具象可感的全民狂欢仪式，成为时代的记录。

年轻的蔡亮大胆突破历史画创作形式，以暗夜为背景，用深色调反衬火炬的灼灼光亮，形成强烈的明暗对比。火炬，成了“牵动全画的一个引子”，既象征胜利的喜悦，也暗示黎明前的黑暗将被驱散，如同希望的灯塔，照亮中国前行的道路。画面中，近景蜿蜒的火把洪流如生命之河奔涌向前，远景宝塔山上的星火与光之相呼应，在虚实相生中延展了纵深空间，更意涵着“延安是中国人民的灯塔和希望”。

以普通军民为主体，通过人物像传递集体情感，是这件作品的又一亮点。擂鼓老者难抑的喜悦，吹喇叭汉子奔放的激昂，跃然纸上。抱孩农妇与女兵亲昵交谈的神情，透着胜利后的温柔安宁。战士搀扶大娘的身影，写满鱼水情深。无论是激昂欢庆的民众，还是沉稳喜悦的战士，他们的表情和动作都被刻画得细致入微。画中的每一个人物都个性鲜明、栩栩如生。



为了强化如欢乐海洋般的艺术效果，作品采用宽银幕式的横幅构图，将人群与漫山火光统摄在一起，营造出磅礴气势。S形的人流动线，暗合中国“游观”的美学传统，让观者视线随火把蜿蜒延展，仿佛置身延安山道，在移步换景中沉浸式感受集体欢庆的热烈氛围。艺术手法上，蔡亮采用写意性表现与写实性刻画相结合的方式，突破当时学习苏派油画的单一技法。写意性的笔触让火焰更具灵动性，仿佛在画面中跳跃燃烧；写实性的刻画则让人物形象更加真实可感。色彩运用也颇为考究。画家以红橙色为主色调，营造出火光质感，烟气与暗部透出蓝紫冷色，既增强空间感，也平衡了暖色的躁动。同时，暖色象征着胜利的喜悦和革命的热情，而冷色则营造出夜晚的深邃和庄重，两者相互映衬，使画面层次更加丰富。

匮乏的年代，为了表达胜利的狂喜，人们寻找着一切可以当火把的东西。农民撕棉袄蘸油作火把、拆纺车燃烧，这些情节均源自《解放日报》对当晚的真实记载。这种非虚构创作让作品充满力量，让观者看到抗战胜利是军民团结共同努力的结果，每个人都在这场胜利中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伟大的艺术作品，从来都是创作者生命体验与时代精神相融合的结晶。蔡亮的创作深深扎根于陕北生活的深厚土壤。创作《延安火炬》前，在西北工作生活多年的他，屡屡深入陕北采风。在陕西，他看到了夜间山里人们拿着火把行进这样的场景。这都为他创作提供了灵感。他反复试验光的层次变化，力求“让光演化成旋转的洪流”。最终，他以扎实的艺术功底实现了充满浪漫气息的情感表达。作品中，喇叭手鼓起的腮帮、农家少年欢快的表情和姿态等，无不涌动着泥土般的质朴生命力，让军民同

庆的集体记忆有了可触可感的温度与气息。这种从生活中来的艺术，带着陕北大地泥土芬芳，将胜利的喜悦传递得真切而热烈。蔡亮在自述中曾说：“一个严肃的艺术家总是关注着社会，关注着历史，关注着祖国的命运，总是和他的时代，和人民群众在一起。《延安火炬》便是这一理念的生动诠释。

值得一提的是，蔡亮先后创作了多幅同一题材的作品。这些不同的版本构图相似，但画面主要元素、空间处理以及光影运用等有许多不同，体现了作者对这一主题的不解探索。

八十载岁月流转。延安火炬如同历史长河中一座永不熄灭的灯塔，在人类追求和平的道路上闪烁着熠熠生辉的精神光芒。它时刻提醒着人们：铭记历史、珍爱和平，走好未来之路。

(作者为中国美术学院绘画艺术学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

## 谈艺录

## 我画《可爱的中国》

赵奇

8月6日，是方志敏烈士英勇就义的纪念日。5日，“赤子·大地——赵奇《可爱的中国》绘画研究展”在方志敏的家乡江西省上饶美术馆开展。选择在这个时间节点开幕，对于我、对于这个研究展意味着什么，无需多言。可我没有想到的是，在展览开幕式上，主持人使用了“回乡展”这样特别的词语。那一刻，我有点控制不住情绪，发言时有些哽咽：“……‘回乡’，是沉重的，尤其是将这连环画和上饶这块土地联系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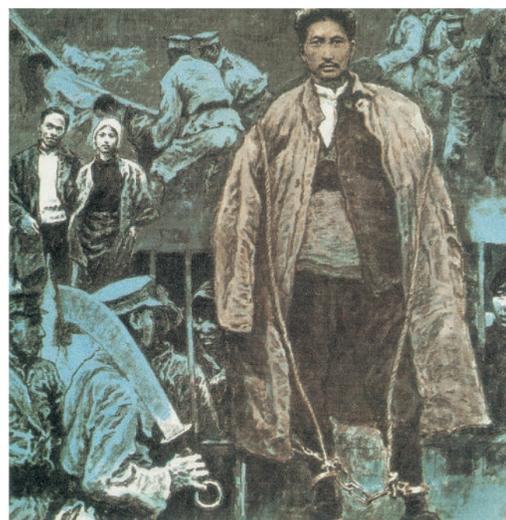
连环画《可爱的中国》，是我40多年前的创作，如今再展出，让我意识到一个问题：作为艺术作品，它仍然是未完成的。展览上，我看到观众——几个孩子，他们认真地给方志敏写信。这行动本身可能和我没有关系，但与写信的孩子的日后呢？这是漫长的时间里的故事，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生活往往通过具体的事情带给我们一些新的认知。现在我自己对待这套作品的看法不也改变了吗？作品描绘的是赤子丹心，它带着感情，带着思想。这样来看，我们就不会认为艺术仅仅是个人的行为了。

在创作这件作品之前，我并不是特别了解方志敏。那时我还年轻，还不能深刻地认识过去，深刻地理解中国革命者的精神和信念。所幸的是我遇到了《可爱的中国》。那些文字感动了我，才有了我的绘画。我们知道，方志敏的那些文字，是在监狱里写下的。他几次说，我会死的，今天或者明天。然后他告诉我们：“我流血的地方，或者我毙命的地方，或许会长出一朵可爱的花来，这朵花你们就看作是我的祝福吧！”那花就是他，向着未来，向着我们。方志敏所展示的是一幅辽阔舒展的画卷。于此，我带着自己所感受到的内容，带着我的真诚去创作。这种真诚可以理解为是一种爱，这也是我在创作实践中领悟到的绘画的根本。失去了这种创作态度，艺术就不存在了。

在展览中，这套连环画的草稿也作为原作亮相。为什么？因为绘画其实是非常复杂的工作，一种内容的出现，往往要经过许多实验，而每一次又都体现着画家通过思考所产生的想法与观念，不能说哪一次重要或者不重要，每一次实验只是方式、方法或者材料不同罢了。我之所以要强调这样一种意识，不是为了说明随时变化着的情绪与体验不重要，相反，我强调情感。现在有不少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失去了情感，作品必定显现出贫乏、贫血。所以，在处理画面时，我不得不强调“我们的生活”。这是一种概念，也是一种态度，但无论如何，都不是下一次乡、拍一张照片那样的表面功课。

由于经历和所受教育的影响，在绘画语言的表现上，创作连环画《可爱的中国》是有着我的成熟思考与艺术追求的。那时，我虽然是中国画创作者，但并没有把这个身份放在前面。我关注的是方志敏的讲述。是的，抗战的历史在我心中已经留下了印象，我总是想通过画面将那种刻骨铭心的内容表现出来。甚至我画一片云，我也想使它飘在那个历史的天空里。直到今天，我还是没有放弃这种想法。不过，反映在画面上，我今天的作品模样或许有了改变，我把这种变化视为时间和自然的发生。在内心里，我还是把要说的话是什么看得顶顶重要。我努力建设自己的画面，表达着我的思考与想象，如果谈起这类体会，说得最多的还是一种具体的感受，我愿意把绘画的一切放在这个层面之上。我永远相信，是具体的形象丰富了作品。

下图为赵奇连环画《可爱的中国》之一。



## 藏毯，赋彩生活之美

龚仕建



一过程中，手艺人充分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巧搭线色，调整针法密度，充分释放材质魅力，令藏毯工艺表现力更加突出。藏毯的匠人体现在一丝一缕间。藏毯选用红花、茜草、槐米等天然植物、矿物染料，提取色剂低温浸染着色，色彩纯正持久，富有自然韵味；图案设计既保留民族特色，又融入现代审美，层次丰富；“八字扣”“重叠连环扣”等手工编织技法，让每一针每一线都浸透着手艺人之心血，赋予藏毯别样质感。

织毯不仅是一门手艺，更是一种生活态度，一种对美的追求。这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加牙藏族织毯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杨永良的心得。“自古藏毯出滇中，滇中藏毯数加牙”。为追求美的极致呈现，当地不少手艺人以羊毛为笔、经纬为布，充分借鉴绘画的构图配色，营造出如画卷般的美感，堪称“立体画作”。还有人将抽象艺术、现代风格融入创作，或叠加刺绣等工艺，让藏毯更添时尚感与丰富性。

最令藏毯艺人难忘的是，2021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位于西宁市城郊区的青海圣源地毯集团有限公司考察调研，鼓励企业加大科技创新投入，促进传统工艺和现代技术有机结合。4年来，设计研发部门借助AI(人工智能)技术，智能生成多款地毯图案。在保留传统手工编织地毯工艺基础上，新增的机织地毯、手工针刺地毯两种制作工艺，以及4万多种色彩的色库系统的建立，让规模化、定制化生产款式精美、色彩丰富的机织藏毯成为可能。

在不断的传承创新中，今天的青海藏毯早已突破传统形态，跃上背包、变作挂件，甚至做成杯垫，进一步融入现代生活。从传习工坊手工编织到人工智能数字化生产，传统工艺与前沿技术的碰撞，让藏毯大放光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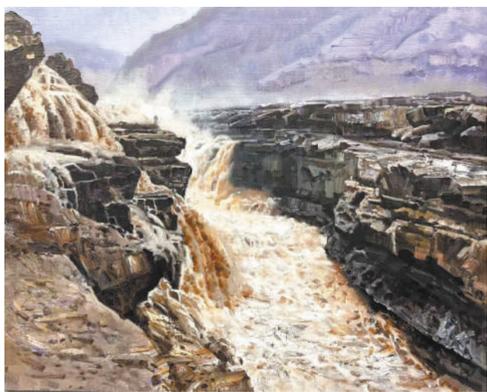
上图为藏毯《春蕾花开》。

浅蓝、靛青、银灰……在不同颜色毛线的层层叠织下，湖面波光粼粼、海鸥栩栩如生，岸边沙滩也闪烁着细腻的明暗过渡，宛若一幅油画布上的光影杰作。这种羊毛编织油画的艺术效果，近日在网上引发关注，为藏毯工艺写下生动注脚。

至少3000年前，青藏高原的先民便已掌握了原始藏毯的编织技艺。在厚重的地域文化浸润下，历经千年传承演进，藏毯在章法、质地、色彩以及纹样图案等方面形成鲜明的民族和区域特色，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特别是穿杆结扣法使其更加结实耐用，在全球手工地毯织造技艺中独树一帜。

藏毯之于青海，远不止家居装饰这般简单。传统民族纹样、生活场景、几何图形、自然景观等，丰富多元的图案，蕴藏着独特的文化密码，寄托着美好期盼，也为人提供着精神上的慰藉。那些色彩浓郁的工艺品，勾勒出青海的山川生灵，是当地人生活与自然的深情告白，反映了青海人民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大自然的赞美。

手工制毯处处考究，选料需优质羊毛，编织要熟捻技法与设计，更需耐心与毅力。选毛、捻线、染线、锁边、打纬、编织、刮平……17道工序全部由纯手工完成，制一张藏毯往往耗时良久。在这



▲油画《黄河魂之壶口瀑布》，作者翁剑波。

美术 本版邮箱: mskf@peopledaily.cn 本版责编: 徐红梅 吴艳丽 题图设计: 沈亦伶

从书斋走向展厅，深刻影响着书法艺术的发展。展厅时代，书法展览应该让观众看什么？

早在25年前，我便发表论文研究“书法展览”这一新命题，认为应时代需要书法家必须作出适应性调整。但呼吁归呼吁，20多年来，书法界每举办一个展览尤其是个展，上午开幕式展厅人头攒动，下午却门可罗雀的例子比比皆是。这说明“展厅文化”的新思维、新立场并未深刻影响书法家原有的习惯认知和行为选择。很多时候，书法展览是表现书法家自己，而很少考虑观众怎么接受。

“写得好”就一定“展得好”或者让观众叫好？书斋时代的确是这样的，但展厅时代就未必如此了。书斋文化造就了“品味型”的欣赏方式，书与人相互作用；展厅文化则造就了“直观型”的欣赏方式，讲究快速进入，展品也是相对独立的存在。因此，有可能出现这样一种情况——作品艺术水平不差，但由于作品内容或形式单调重复而使观众产生审美疲劳，于是获得的评价并不高。所以，书法展览是否精彩好看，不光是写得好不好的问题，还要充分考虑观众观展感受，对

展览有清晰的定位。我曾反复呼吁要“反惯性书写”，拒绝简单抄古诗，反对千篇一律地重复展品格式种种，目的就在于此。如果不能清醒地认识展厅文化，书法展览很难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关于学院派书法创作模式，我曾强调“主题先行”“形式至上”“技术本位”。主题和形式，都是针对展厅发声的。

## 书法展该让观众看什么

陈振濂

年的学理思考，也体现在我的书法创作和日前举办的个展中。该展以“古学新知”为主题，重在尊“古”而知“新”，并从创作科研、“分类”创新等角度进行展示，体现对书法创作和书法展览的研究。展览划分出“主体的书法·抒情”“阅读的书法·记事”“视觉的书法·审美”“吟诵的书法·文学”四大功能板块。这个功能分类，是过去书法家很少去思考并发掘的，却是当下“书法美学”“书法哲学”所面临的重要课题。进而言之，这样的展览模式是否更具有普遍意义，我们虽有学术把握但在现实中仍未可知。

为得到更广泛、更深入的讨论，还配合展览举办了学术研讨会和科研报告会。学术研讨会的切入主题是“展览”，大家围绕“策展与办展：今天的书法展览应该让观众看到些什么”展开思辨。科研报告会的切入点是“创作”，我就《创作是什么——历史视野下当代书法创作实践、分类模式与未来展望》展开论述。由此引出学术界同行们的不断追问：你认为的书法展览的优秀指标在哪里？我想，检验基本的个人风格语言、突出个性和独特的探索路径、寻找个性以外的变化与创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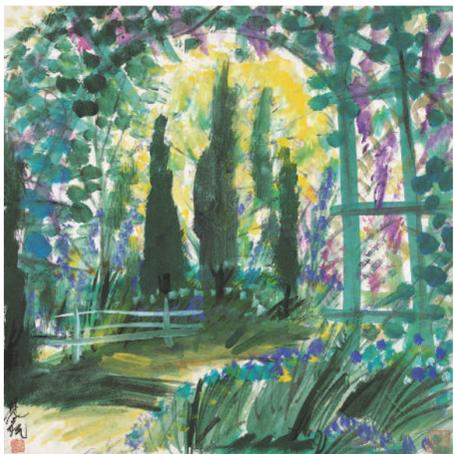
能力、追究书法主体之内的思想和意义表达、探索书法本体以外的艺术与表现等，都值得深思。

以此展览为契机，大家对“书法展览学”与“书法创作学”的讨论不仅成为热门话题，而且迅速传播至国外引发更多关注，这是我没想到的。时代不同，书法面临的课题也不同。学无止境！诚哉斯言。

(作者为中国文联副主席、西冷印社副社长兼秘书长)

## 画中游园

李玉



20世纪中叶，“新国画运动”兴起，中国画画家面临着新课题：如何反映新生活？如何将传统中国画艺术面貌的改造与现实主义精神相结合？这一背景催生了一批特殊的作品——以都市公园景观为主题的绘画。正在展出的“都市林泉——上海中国画院藏公园主题作品展”，通过45件艺术风格不同的作品，展现着创作者对这一课题的探索。

公园以“重塑的自然”和“展示的生活”的样貌吸引着人们的注意力，也成为画家创新题材、表现生活、革新技法的重要载体。在这一方天地里，画家们大胆探索，让传统的林泉在现代都市中生发别样的艺术韵味。

1868年建成的上海外滩公园，是近代中国第一座公共园林，许多上海的画家都曾以其为创作对象。陈秋草《朝晖》便选择了从上海大厦俯瞰外滩的视角。画家既以写实手法描绘了外滩公园和黄浦江上船舫竞发的场景，又通过象征性手法，赋予招展的红旗、盛开的鲜花和东升的旭日深意。作品融入水彩画技法，构图也带有西画特色。构图有西画特点的还有袁松年《上海的早晨》、胡伯翔《黄浦江上朝气蓬勃》等。不难看出，实景写生成为这一时期公园主题创作的重要方式。

传统中国画重视写生，但不同于西画的实景写生。中国画以“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来联结艺术与现实，将重心落在内心对造化的观照之上。而“新国画运动”倡导画家要“直面生活”，如何将“师造化”与实景写生有机融合，成为画家们探索的方向。贺天健推崇写生，他曾说：“山水画是从真山水画出来的，不过你应该把它画得比真山水好看。”在对都市公园实地写生中，他将“师造化”引入创作，使作品兼具自然生机与生活气息。在《中山公园的水上快乐》中，一棵苍劲的大树将视线引向水面的两艘小船，生动有趣地展现出市民划船时的快乐。还有不少画家以全景式构图描绘园林景色，如吴湖帆《西郊公园写景》、陆俨少和李秋君合作的《豫园点春堂》等，为观者带来“不下堂筵，坐穷泉壑”的艺术享受。

随着城市公园建设推进，公园主题创作也愈发丰富。当画家们拿起画笔，开始描绘一座座新的城市公园，探索的不仅是绘画语言的绵延新意，还是在都市林泉中展开的艺术与时代的对话。

上图为林风眠中国画《春天》。